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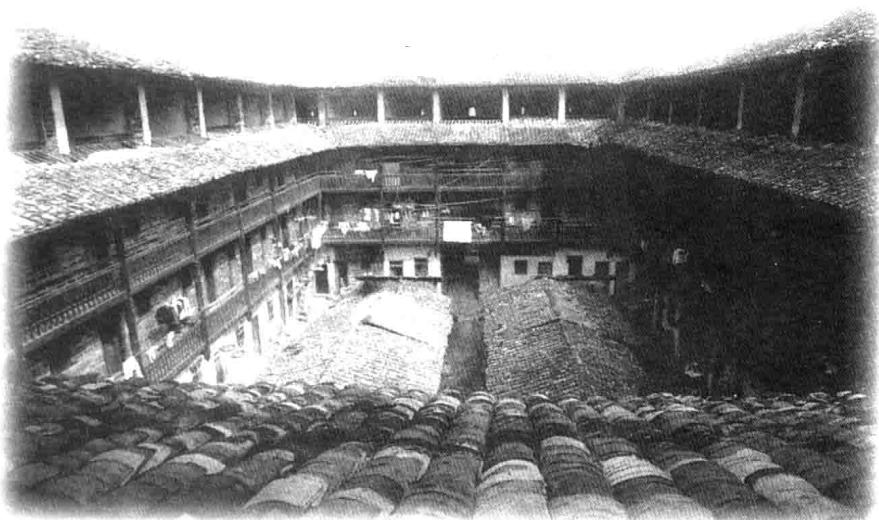
刘纶鑫 著

江西客家方言概况

江西人民出版社

江西客家方言概况

刘纶鑫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西客家方言概况/刘纶鑫著.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12
ISBN 7-210-02584-7

I. 江… II. 刘… III. 客家话—研究—江西省
IV. H1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4482 号

江西客家方言概况
刘纶鑫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1
字数:300 千 印数:1-3000 册
ISBN 7-210-02584-7/H·17 定价:20.00 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地址: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邮政编码:330002 **传真:**8511749 **电话:**8511534(发行部)
E-mail:jxpph@163.net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在现代汉语的七大方言中，只有客家方言不是以方言所在的地域名称来命名、而是以说这种方言的民系的名称来命名的。诚然，一方面，说这种方言的人一般都被称作客家人，他们自己大都也是这么认同的；另一方面，目前客家方言的分布格局是明代末年、清代初年及此后客家人的迁徙形成的。一般说来，客家人走到哪里，他们就会把自己的方言带到那里。在国内的迁徙如此，他们迁往海外时也是如此。就目前所知，世界上现有客家人约 6000 万，分布在 80 多个国家与地区，在那些地方，也都有客家方言。所以，要想研究客家方言，最好先弄清什么是客家人。

客家理论的奠基人罗香林在他的《客家研究导论》（1933）中说，客家人是汉民族的一部分，其先民大都原籍中原，从晋代永嘉之乱以来，在历史上的几次大动荡中逐步南迁，并终于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形成客家人的基本住地，也形成了一个在语言、文化、风俗等诸方面都有自己独有特征的民系。明末清初以及清同治以后，客家人进行了第四次、第五次迁徙，并形成了今天客家人的面貌。罗氏的理论产生以后，对学术界的影响很大。不仅历史学界接受了他的理论，语言学家们在给汉语方言分区时，也全盘接受了他的理论。直到现代的汉语教科书，还在转述着罗氏的客家迁徙理论。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内经济建设的需要和海外客家人寻根活动的频繁，在国内沉寂了几十年的客家研究又重新崛起，并成为一门显学。当代的学者大都能比较客观、历史地研究和分析问题，对罗氏的客家理论进行了审慎的反思。原来，“客家”一名，

与东晋的“给客制度”和“侨客”并无联系，与唐宋簿籍上的“佃客”“客户”也没有传承关系。“客家”一名产生于明末清初的广东中部，在那里，土著人将由广东嘉应州一带迁来的移民称为“客家人”，当地语音为[hak ka]。当时，甚至有人在“客”字的左边加上一个反犬旁，制造了一个“貉”字，污蔑他们既非粤人，亦非汉种。土客之间矛盾非常尖锐，并逐渐从武装的械斗升级到意识形态的斗争。于是，客家子弟纷纷著书立说，论证客家人源远流长，不仅是纯种的中原汉人的后裔，而且是“中华民族里的精华”。罗香林先生的客家理论于是应运而生，并成为其杰出的代表。现在看来，虽然其开创之功不可没，但是，由于他的学说具有明显的时代功利目的，所以难免有许多偏颇。

有了被称为“客家”的人，他们说的方言也就被称为“客家话”。这两个名称，都出自民间，于文献中则首见于明末清初广东的部分地方志中。罗氏将它们理论化，但他的初衷并不是要将“客家方言”立为汉语的一大方言。二十世纪三十、四十年代，语言学家开始给汉语方言分区。他们接受了罗氏的客家理论，并把这一名称移植到方言理论中来。毫无疑问，客家人所说的话的确是一种汉语方言，但是，由于客家人的发祥地——闽粤赣之交既界连闽粤，更与赣语区紧密相邻。客家话与闽方言、粤方言有很多联系，与赣方言则更加纠缠难分。所以，自二十世纪三十、四十年代以来，客家方言是独立为一大方言还是与赣方言合并为一大方言，学说界长期争论不休。我们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是要深入调查研究，揭示更多的方言事实；一是要不断完善方言分区的理论，统一认识。从这一目的出发，本书将江西境内客家方言的语言事实作客观的描述，希望能让人们更对客家方言、特别是对江西境内的客家方言有更多的了解。

在中国的移民史上，江西是历代中原移民迁往南方的必经之地，不少客家人的先民都曾有过在江西的居留史。今天，江西仍然是客家人的主要分布区。在近代、现代历史上，江西的客家人

曾经为民族的独立、祖国的繁荣富强做出过不朽的贡献。但是，长期以来，几乎没有一个知名的研究者对江西的客家和客家方言作过全面、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人们对江西客家方言的面貌知之甚少。有关江西客家方言问题的论述，或一笔带过，或仅仅根据一些零星的材料做出某些不甚切合实际的推断。毫无疑问，这对客家方言的研究是极为不利的，对整个汉语方言的研究和方言分区理论的建设也是极为不利的。

客家方言在国内主要分布在江西、广东、福建、广西、湖南、四川、浙江、台湾、香港等九个省、地区的约 200 多个县市，在江西境内属第二大方言。据有关资料统计，在江西，说客家话的人将近 1000 万，分布在全省的 40 多个县市。由于居民迁入的时间和来源的不同，江西的客家方言既有明末清初从粤东、闽西迁来的“客籍人”带来的“客籍话”，又有此前就已经在当地居住多年的“本地人”所说的“本地话”。而且，在本地话内部，又由于种种历史、地理等原因而差异甚大。所以，以前人们提到客家话，往往只知道广东梅州的客家话，却忽略了江西这个客家方言的大宝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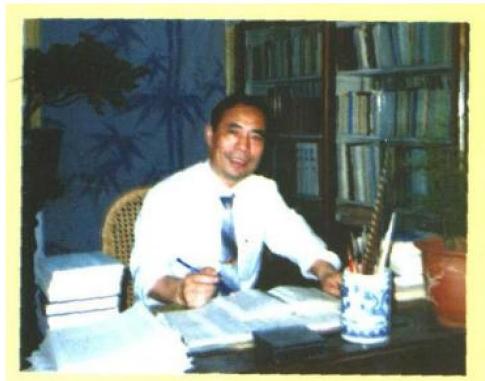
笔者的故乡在江西省赣州市上犹县。上犹县的东南部多本地人，西北部多闽粤客籍人（当地统称之为“广佬”）。据记载，闽、粤客籍人初迁入之时，本地人与客籍人之间的矛盾非常尖锐，常常发生械斗。但是，由于生产、生活的长期交往，本地人和客籍人之间逐渐交融。所以，笔者的母语虽然是“本地话”，但是，从小就听得懂“客籍话”。1986 年前后，各地掀起了新修地方志的热潮，笔者有幸参加了 20 多个县的修志工作，对各地客家方言作了初步的调查，积累了丰富的资料。接着，我先后完成了“江西的客家和客家方言”“赣南本地客家话调查报告”“江西客家方言概况”等各级课题的研究任务。1996～1999 年，我负责完成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江西境内的客赣方言比较研究”，出版了《客赣方言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2），在此基

础上，又回过头来对《江西客家方言概况》进行充实与修改，终于成了现在的样子。当然，本书存在的问题一定还很多，敬请方家指教。

笔者认为，与汉语其他方言的研究相比，客家方言的研究有自己的独特性。客家方言的研究不仅仅要涉及到地理与历史行政区划问题，更与居民的来源、迁徙时间、迁徙路线、风俗习惯、文化气质等等诸方面有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在方言调查的同时，还要对当地谱牒资料、地方史志材料进行调查研究。为了更好地研究客家历史，1989年，我邀请了南昌大学历史系的万芳珍教授参加了我的研究，我们一起撰写并发表了论文多篇，与国内外客家研究学者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大大加深了我们对客家问题的认识。这些论文的主要内容，大都收集在本书的有关章节中。在这里，我要对万芳珍教授的帮助表示感谢。本书又是集体团结协作的成果，李虹虹、刘芳、李少峰、龚小兰、何清强参加了本书的编写工作，大家都付出了无数辛勤的劳动。在我们的调查过程中，各地政府、各地调查合作人特别是南昌大学许多的校友给予了大力协助，这本书同样凝聚着他们的心血。在此，对他们的支持一并表示感谢。

刘纶鑫

2001年9月6日



简介

刘纶鑫，1943年2月生，江西上犹人。汉语史研究生毕业，现为南昌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语言学会会员，中国音韵学研究会会员，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理事，国际客家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汉语音韵与方言。1996~1999年曾承担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九五”重点项目“江西境内的客赣方言比较研究”，主要论著有《客赣方言比较研究》等40余种。

目 录

第一章 概 述

第一节 “客家”正名	(1)
一、引言	(1)
二、罗香林的客家理论及其产生的背景	(2)
三、罗氏客家界说的辨正	(4)
四、“客家”概念的演化和客家迁徙史	(15)
第二节 闽粤客家入赣考	(20)
一、客家入迁南安、赣州二府	(20)
二、客家入迁吉安府	(25)
三、客家入迁袁州府	(27)
四、客家入迁瑞州、临江二府	(29)
五、客家入迁南昌府	(30)
六、客家入迁广信、建昌等府	(32)
七、客家入赣的大致路线	(33)
第三节 江西客家话的由来与分布	(36)
一、赣中和赣西北一带客籍话的由来	(38)
二、赣南的客籍话和本地话	(40)
三、江西境内客家话的分片及其特点	(43)

第二章 江西客家代表方言点的声韵调系统

一、南康市蓉江镇	(49)
二、于都县贡江镇	(50)
三、兴国县潋江镇	(51)
四、赣州市蟠龙镇	(52)
五、信丰县虎山乡	(52)

六、赣县韩坊乡	(53)
七、崇义县横水镇	(54)
八、上犹县社溪乡	(55)
九、大余县南安镇	(55)
十、上犹县东山镇	(56)
十一、赣县王母渡镇	(57)
十二、安远县欣山镇	(58)
十三、安远县龙布乡	(59)
十四、大余县吉村乡右源村	(59)
十五、定南县房市镇	(60)
十六、铜鼓县丰田乡	(61)
十七、修水县黄沙桥乡	(62)
十八、万载县高村乡	(63)
十九、奉新县澡溪乡	(64)
二十、遂川县大汾乡	(65)
二十一、井冈山市黄坳乡	(66)
二十二、井冈山市下七乡	(67)
二十三、全南县城厢镇	(68)
二十四、全南县陂头乡	(69)
二十五、寻乌县长宁镇	(70)
二十六、兴国县江背乡	(71)
二十七、上犹县营前镇	(71)
二十八、瑞金市象湖镇—叶坪乡	(72)
二十九、永丰县龙冈乡龙云村	(73)
三十、龙南县龙南镇	(74)
三十一、宁冈县茅坪乡	(75)
三十二、会昌县湘江镇	(76)
三十三、泰和县上圯乡	(76)
三十四、万安县涧田乡	(77)

三十五、南康市潭口镇	(78)
三十六、信丰县大塘埠镇	(79)
三十七、贵溪县樟坪畲族语	(80)
三十八、宁都县梅江镇	(81)
三十九、石城县琴江镇	(82)
四十、石城县横江乡秋溪村	(83)
第三章 江西客家方言的语音特点	
第一节 声母特点	(85)
第二节 韵母特点	(90)
一、各韵摄韵母的特点	(90)
二、韵母特点综述	(99)
第三节 声调的特点	(101)
第四节 江西客家方言声调问题的研究	(105)
一、关于浊上部分归阴平	(105)
二、关于次浊部分随清流	(109)
三、客家方言的入声	(116)
第四章 代表方言点同音字汇	
第一节 南康市蓉江镇同音字汇	(124)
第二节 安远县欣山镇同音字汇	(138)
第三节 上犹县社溪乡江头同音字汇	(156)
第四节 修水县黄沙桥乡同音字汇	(171)
第五节 全南县城厢镇同音字汇	(187)
第六节 宁都县梅江镇同音字汇	(203)
第五章 江西客家方言的词汇特点	
第一节 词形的分析	(220)
一、单音节词	(220)
二、复合词	(222)
三、特殊方言词语的分析	(223)
四、文白读在构词中的作用	(225)

第二节 词义的分析	(227)
一、江西客家方言与普通话的词义比较	(227)
二、词的多义性	(232)
三、同义词	(233)
第三节 江西客家方言内部的词汇异同	(235)
一、各地词汇的主要异同	(235)
二、江西客家方言内部基本一致的词例	(236)
三、本地话内部比较一致的词例	(260)
四、客籍话内部比较一致的词例	(264)
五、宁石话内部比较一致的词例	(268)
附：上犹县社溪乡客家方言本字考	(272)
第六章 江西客家方言的语法特点	
第一节 词类的构成及其特点	(284)
一、名 词	(284)
二、动 词	(294)
三、形容词	(302)
四、数量词	(308)
五、代 词	(314)
六、常用虚词举例	(322)
第二节 几种特殊的词序	(328)
第三节 几种特殊的句子形式	(330)
一、“来”、“去”句	(330)
二、被动句	(332)
三、处置句	(332)
四、比较句	(333)
五、疑问句	(334)
附 录	
方言地图	(336)
主要参考文献	(342)

第一章 概述

第一节 “客家”正名

一、引言

“客家”在近现代史上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名字。在明末清初抵抗清兵的斗争中，在太平天国革命斗争中，在辛亥革命中，在国内革命斗争中，在东南亚的开发中，客家人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出现了诸如洪秀全、孙中山、邓小平、罗芳伯、叶来亚、吴奈温、李光耀等为世人瞩目的杰出人物，引起了国内外研究者的注意。作为中国汉民族的一个特殊民系，现代的客家人约有 6000 万人，分布在世界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全世界分布最广的民系之一。凡是有客家人居住的国家，大都有客家人的联络组织，全世界的客属恳亲会迄今已经举办了 15 届，专门对客家进行学术研究的国际客家学研讨会也已经举行了 7 届，客家方言研讨会也已经召开了 4 届。这种团结、进取的景象，在全世界各民族、各民系中，都是罕有其匹的。

客家问题的研究，清嘉庆乙亥二十年（1815 年）广东和平徐旭曾《丰湖杂记》发其端。徐氏云：“今日之客人，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旧族，忠义之后也。自宋徽、钦北狩，高宗南渡，故家世胄先后由中州山左，越淮渡江从之。寄居苏、浙各地。迨元兵大举南下，宋帝辗转播迁，南来岭表，不但故家世胄，即百姓亦多举族相随。有由赣而闽、沿海至粤者；有由湘、赣逾岭至粤者。……当时元兵残暴，所过成墟。粤之土人，亦争向海滨逃避，其粤、闽、赣、湘边境，毗连千数里地，常至数十里无人烟者，于是遂相率迁居该地焉。西起大庾，东至闽汀，纵横蜿蜒，山之南、山之北皆属之。即

今之福建汀州各属，江西之南安、赣州、宁都各属，广东之南雄、韶州、连州、惠州、嘉应各属，及潮州之大埔、丰顺，广州之龙门各属是也。……所居既定，各就其地，各治其事，披荆斩棘，筑室垦田，种之植之，耕之获之，兴利除害，休养生息，曾几何时，随成一种风气矣。粤之土人，称该地之人为客；该地之人，亦自称为客人。……土与客之风俗语言不能同，则土自土，客自客，土其所土，客吾所客，恐再千数百年，亦犹今日也。”^[1]

1933 年，罗香林的专著《客家研究导论》问世，基本上继承了徐氏的观点，建立了客家届说，构建了一个客家源流史，概述了客家语言、风俗文化，为客家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他的理论一直影响到今天，而且不仅影响到历史学，还影响到语言学、文化学。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语言学家们开始对中国的汉语方言进行分区时，就全盘吸收了罗氏的理论。现代汉语教科书、方言学论著乃至一些工具书都仍然按照了他的观点来叙述客家及其方言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大批海外客家后裔回国寻根问祖，并投资建设家园，支援祖国的经济建设。于是，沉寂了几十年的客家研究再度升温，并被视为一门显学。人们对客家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尤其是对客家名称的界定、对客家的历史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讨。

然而，就在像什么叫做客家，如何界定客家人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上，大家的意见还存在很大的分歧。我们要研究客家方言，当然要先解决这个问题。考虑到罗香林理论在学术界的影响很大，所以，我们还是要先讨论他的理论，并阐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二、罗香林的客家理论及其产生的背景

从明代末年到清代初年，由于经济、政治和军事等诸方面的原

[1] 《徐氏宗谱》总谱卷二，18 页。

因（见下文），以广东省东部为中心的闽粤赣之交大批居民迁往广东中部及沿海地区和西、江西、湖南、四川等地。这些移民的迁入，虽说有些是当时的统治者招垦的结果，但是，都在不同程度上与当地土著的利益发生了冲突，形成了土客之间的矛盾。在土客势力不相上下的地区，这种矛盾往往激化为武装械斗。这种情况，以广东西部最为典型。在清同治年间，广东台山、恩平、阳春、开平、鹤山、高明、高要等县土客械斗长达十四年之久，双方死伤逃亡达五六十万人之多。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广东西路事件。清朝廷虽将土客之间的武装斗争平息了下去，但此后以广府人为一方的土著和以客家人为另一方的文斗又升级了。这种情况，正如海盐人朱希祖（罗香林的老师）在《客家研究导论序》中所说：当时，广府人“自居于主，竟有字客家人曰貉，曰猃，且有谓客家人非粤种，亦非汉种者。于是客家之优秀者，乃相率著书，以自明其为汉族”。如“大埔林太仆达泉著客说，谓客家多中原衣冠之遗，或避汉末乱，或随东晋、南宋渡江而来，凡膏腴之地，先为土著占据，故客家所据地多硗瘠，其语言多含中原之音韵”^[1]。为了抗衡广府人对客家人的污辱，1933年，作为广东兴宁客家人后裔的罗香林发表了《客家研究导论》一书，其写作的目的也正如朱希祖在《序》中所说：“其第一章述广东西路主、客倾轧之往事，第二章述客家之来源，第三章述客家分布地域及环境，第四章述客家之语言，可知客家与古代中原汉族之语言息息相通，于是客家为汉族嫡派以明；第五、六两章述客家之文教，于是客家为有文化之种族，而非貉、猃等野蛮名词所得加以明。……今者西路主、客之争，已冰消云释，此后必无复有以贱族相欺凌者，此皆著书立说者之功。”也就是说，罗氏构建客家的历史、源流——特别是客家人五次大迁徙，叙述客家人的语言、风俗、文化、经济等等，其功利目的非常清楚：就是为了证明客家人是正统的汉人，不仅如此，而且是“中华民族里的精华”。

[1] 温仲和：《嘉应州志·方言志》。

关于“客家”名称的由来，罗氏认为：“至于客家名称的由来，则在五胡乱华中原人民辗转南迁的时候，已有‘给客制度’。……可知客家的‘客’字，是沿袭晋元帝诏书所定的。其后到了唐宋，政府簿籍乃有‘客户’的专称。而客家一词，则为民间的通称。”^[1]又说：“从客家的住地各方志所载户口宋时主客分列一史实观察，亦可推知客家先民的迁移运动，在五代或宋初是一种极其显著的事象，‘客家’一名亦必起于是时。是时，客家居地虽说尚杂有无数的主户，然而新种一入，旧种日衰，主户的言语日为客语所排驱，主户的苗裔亦渐渐为客家所同化，而失却其特殊的属性。观此种种，可知客家的成形年代，确在赵宋初年。”^[2]

关于客家的界说，罗氏认为：“鄙意欲定客家界说，自时间言之当以赵宋一代为起点。客家居地……大体言之，其操同一客语而与之邻居不能相混者，则以福建西南部、江西东南部、广东东北部为基本住地，而更及于所再迁之各地，此就空间言之也。”^[3]

关于客家民系的形成，罗氏认为，客家先民源自中原，在经历了西晋末、唐末两次大迁徙后，五代、赵宋之时，他们“所处地域为南唐以南，王闽以西，马楚以东，南汉以北的地带，即闽、粤、赣三省交接的三角地带。各个割据政权的融化势力，既不能支配他们，而适以环绕他们，使他们保持了传统的语言和习俗，而与其四周的民系相较，则一者已为各别混化，一者仍为纯粹自体……这样在意识和观念上便成了客家这个民系。”^[4]

三、罗氏客家界说的辨正

应当肯定，罗氏对客家研究有拓基之功，但毋庸讳言，正是在客家名称由来、客家界说等基本问题上，他的论断都有违历史事实。

[1] [3] [4] 罗香林：《客家源流考》41、42页。

[2]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18页。

1. “侨客”长留客名之说有违移民通则

与罗氏“客家”起源观相似的还有前中山大学文学系古文学家古直教授。他在《客人对》一文中说：西晋永嘉之乱后，“诸夏汤汤，一时横流，尽室投奔，齐指江左，朝廷特置侨治以处南徙之民。侨寄者，客也，寄客为侨，于是衣冠之族，充物扬州矣。……中原人士，门阀自高，言语风俗，初不相入，后虽土断，人犹视同侨客，百年以往，子孙益孳。然本邦之望已绝，遂向岭外转徙。……故客人入粤由汀赣，此其源流之可考者也”。又说：侨客“初因自贵，保守语言，及迁益南，迫近陆梁，保守之情，因之加强”，“以播迁之族迫处五岭之间，犹不屈己从人，惟冀式穀似我，倔强介立，自划鸿沟，永永年代，长留客名，不亦宜哉”！^[1]按照他们的观点，今天所谓“客家”之名，不仅是起始于晋代的“侨客”之“客”，而且是客家人倔强自觉地将它保留下，并历经转徙，一直带到闽粤赣山区来的。

众所周知，人的迁徙活动，与人类历史俱来。以“客”称呼离开本土之人，至少可以追溯到战国年间。“客”与“主”是相对而言的，先来者为主，后来者为客，这是移民通则。但“客”的身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客民在新迁地置产立业、蕃息子孙后，逐渐变客为主，这也是移民通则。正如海盐朱希祖所说：“地方之分主客，亦古今之通则。然时移世易，则主客不分，如鱼之相忘于江湖焉。”^[2]

事实上，西晋末中原南迁之汉流民，虽有过侨客的经历，却并未长留客名。从客观上说，因侨客可享受减免赋役的优待，政府当然是希望尽早让侨客纳入当地编户，承担赋役；从主观上看，中原侨客既见北返无望，也就逐渐安居南方，如东晋豫章太守所说：“人安其业，丘垄坟柏，皆已成行。虽无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实。”^[3]

[1] 见 1976 年出版的《梅州文献汇编》第二集。

[2] 《客家研究导论·序》。

[3] 《晋书》卷七十五《范汪传》附《范宁传》。